



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

上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书面)

巴 金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因身体不好,不能前来看望获奖的作家、诗人,不能和大家一起欢聚,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为我们祖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新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向所有获得荣誉的作家、诗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还要代表千万的读者向你们表示感谢,并且要求你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尽管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完全部获奖作品,但是其中中篇小说部分我基本上都阅读了。可以看出,这些作家都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对所写的人物和社会生活都很熟悉;艺术概括能力也比较强,因此表现的思想、生活既很真实,又有深度;在艺术上都不甘于蹈袭旧的俗套,而是努力探索,立意创新;驾驭运用语言文字方面也各显本领,各有特长。我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我们文学创作水平正在提高,文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我深信,在你们中间,将会出现不少卓越的艺术家的。

这四年来,我们文学界仿佛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竞赛。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问世,为广大读者热爱的优秀作家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不少作家刚写了一部好作品,接着又有

更好的新作发表。这都是过去数十年所不多见的现象。从一九七九年起，我们已经连续三次进行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现在又完成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的评奖工作。这些获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我们在这短短几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反映了我们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更新。这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但也因此更加需要珍惜现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兴旺局面。

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我在阅读这些作品中的一个比较深的感受：许多优秀作品都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的心灵。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平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干部，但是他们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劳动、斗争。固然有些作品揭露了我们社会的某些阴暗面，描写了我们的一些缺点，但是作者更着重地写出了主人公对待困难、同缺点作斗争的态度，那种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那种鞠躬尽瘁、坚定不移的决心。我可以这样说：许多作品都写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作为这些人的同胞我感到自豪。这些作品给了我们以勇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一百多年来，我们历尽了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严峻的考验，却仍然坚毅地走着自己的艰难创业的道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些作品中，正是洋溢着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作品是用作家的生命之水写成的。作品所表现的，也和人民的生活一样，象一股激流，永远在跳跃，在奔泻，不管通过多少乱山碎石，都不能阻止它；它一定要奔汇到汪洋大海中去。在它奔腾的途中，也会射出种种水花，就象我们生活中有过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希望和悲哀；但是它总是

鼓舞着人们去和邪恶作战，去执着地追求美好的生活。作家总是用自己从人民中间汲取来的热和光去温暖、照亮、鼓舞别人的心，我就是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得到了力量的。在我们优秀的作品中，主人公就象高尔基的“勇士丹柯”，他掏出自己燃烧的心，带着人们前进。

当然，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的文学创作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我们的得奖作品都应该是艺术精品，能够经受更长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代表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水平，还应该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悠久、灿烂、高度发达的文学历史相称，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这个要求可能是比较高，比较严，但它是我们应该达到、可以达到的。

在这许多次的、不同门类的评奖活动中，还有一个大家都已看到的现象：得奖者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作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正常的现象。中青年作家、诗人已经成了当前文学创作的中坚、成为文学园地中最活跃的成员。他们创作数量多，思想艺术水平也不低，他们跑到前面去了，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令人欣慰的呢？特别是想到我们青年时代所走过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我深深感到我们更有责任去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我自己在青年时代就曾受到鲁迅先生、叶圣陶先生、郑振铎先生、茅盾先生各位前辈的爱护、关怀和帮助。我们都知道，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人很少有一帆风顺的，在漫长的艺术实践、生活实践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曲折，因此也就更需要同志式的友爱和鼓励，诚恳温暖的关怀和帮助。粗暴简单的办法，轻蔑指责的态度，不仅会伤害这些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作家，也会直接损害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足够的令人难忘的教训的。我们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正确地处理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促成社会主义文艺不断健康地发展，日益繁荣昌盛。

同志们，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你们去创造，去争取！继续努力吧，我衷心祝愿大家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九八一、五、二十五

责任编辑：赵继良

封面设计：陆震伟

1977—1980

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

《文艺报》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25 插页 5 字数 1,096,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078·3307 定价：(上下两册)3.75元



全圖集 卷之三

下

目 录

上 册

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

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巴 金 (1)

一 等 奖

人到中年……………湛 容 (1)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蔚林 (91)

天云山传奇……………鲁彦周 (179)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 (265)

蝴蝶……………王 蒙 (315)

二 等 奖

土壤……………汪浙成 温小钰 (385)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邓友梅 (585)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685)

下 册

啊！	冯驥才	(755)
蒲柳人家	刘绍棠	(833)
淡淡的晨雾	张抗抗	(909)
开拓者	蒋子龙	(1023)
三生石	宗 璞	(1123)
甜甜的刺莓	[土家族]孙健忠	(1279)
惊心动魄的一幕	路 遥	(1415)

目 录

上 册

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

-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
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巴 金 (1)

一 等 奖

- 人到中年……………谌 容 (1)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蔚林 (91)
天云山传奇……………鲁彦周 (179)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 (265)
蝴蝶……………王 蒙 (315)

二 等 奖

- 土壤……………汪浙成 温小钰 (385)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邓友梅 (585)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685)

下 册

啊！	冯骥才	(755)
蒲柳人家	刘绍棠	(833)
淡淡的晨雾	张抗抗	(909)
开拓者	蒋子龙	(1023)
三生石	宗 璞	(1123)
甜甜的刺莓	[土家族]孙健忠	(1279)
惊心动魄的一幕	路 遥	(1415)



謹啓

人到中年

谌 容

一

仿佛是星儿在太空中闪烁，仿佛是船儿在水面上摇荡。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她想喊，喊不出声来。她想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眼前有无数的光环，忽暗忽明，变幻无常。只觉得身子被一片浮云托起，时沉时浮，飘游不定。

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

她记得，好象她刚来上班，刚进手术室，刚换上手术衣，刚走到洗手池边。对，她的好友姜亚芬是主动要求给她当助手的。姜亚芬的出国申请被批准了，他们一家就要去加拿大，这是姜亚芬跟自己一起做最后的一次手术了。

她们并肩站在一起洗手。这两个五十年代在医学院一起读书，六十年代初一起分配到这所大医院，同窗共事二十余载的好友即将天各一方，两人心情都很沉重。这种情绪在手术之前是不适宜的。她记得，自己曾想说些什么，调节一下这种离别前的惨淡的气氛。她说了些什么呢？对，她扭头问过：

“亚芬，飞机票订好了吗？”

姜亚芬说什么了？她好象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眼圈儿红了。

停了好久，姜亚芬才问了一句：

“文婷，你一上午做三个手术，行吗？”

她回答了吗？不记得了，好象是没有回答，只是一遍一遍地用刷子刷手。那小刷子好象是新换上的，一根根的鬃毛尖尖的，刺得手指尖好疼啊！她只看见手上白白的肥皂泡，只注视着墙上的挂钟，严格地按照规定，刷手、刷腕、刷臂，一次三分钟。她刷完三次，十分钟过去，她把双臂浸泡在消毒酒精水桶里。那酒精含量百分之七十五的消毒水好象是白色的，又好象是黄色的，直到现在，她的手和臂都发麻，火辣辣的。这是酒精的刺激吗？好象不是的。从二十年前实习时第一次上手术台到如今，她的手和臂几乎已经被酒精泡得发白，并没有感到什么刺痛呀？为什么现在这手好象抬也抬不起来了？

她记得，已经上了手术台，已经给病人的眼球后注射了奴佛卡因，手术就要开始了，这时，姜亚芬却悄悄问了一句话：

“文婷，你小孩的肺炎好了吗？”

啊！亚芬今天是怎么啦？难道她不知道一个眼科大夫上了手术台，就应该摒弃一切杂念，全神贯注于病人的眼睛，忘掉一切，包括自己，也包括自己的爱人、孩子和家庭。怎么能在这时候探问小佳佳的病呢？或许，亚芬正为她将去到异国而不安，竟至忘掉了她正在协助手术？

陆文婷几乎有些生气了，只答了一句：

“现在我除了这只眼睛，什么也不想。”

于是，她低下头去，用弯剪刀剪开了病眼的球结膜，手术就进行下去了。

啊！手术，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这天上午怎么安排了三个手术呢？焦副部长的白内障摘除；王小嫚的斜视矫正；张老汉的角膜移植。从八点到十二点半，整整四个半小时，她坐在高高的手术凳上，俯身在明亮的灯下，聚精会神地操作。剪开，缝合；再剪开，再缝合。当她缝完最后一针，给病人眼睛上盖上纱布时，她站起身来，腿僵了，腰硬了，迈不开步了。

姜亚芬换好了衣服，站在门边叫她：

“文婷，走啊！”

“你先走吧！”陆文婷站住不动说。

“我等你。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到医院来了。”

说着，姜亚芬的眼圈儿又红了。她那对漂亮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她是在哭吗？她为什么难过？

“你快回家收拾东西吧，刘大夫一定等你呢！”

“他都弄好了。”姜亚芬抬起头来，忽然叫道：“你，你的腿怎么啦？”

“坐久了，有点麻，一会儿就好了。晚上我去看你。”

“那，我先走了。”

姜亚芬走了，陆文婷退身到墙边，用手扶着白色瓷砖镶嵌的冰冷的墙壁，站了好一阵，才一步一步走到更衣室。

她记得，她是换了衣服的，是的那件灰色的布上衣。她记得她走出医院的大门，几乎已经走进了那条小胡同，已经望见了家门口。可是忽然，她觉得疲劳，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的疲劳。这疲劳从头到脚震动着她，眼前的路变得模糊了，小胡同忽然变

长了，家门口忽然变远了，她觉得永远也走不到了。

手软了，腿软了，整个身子好象都不是自己的了。眼睛累了，睁不开了。嘴唇干了，动不了了。渴啊，渴啊，到哪里去找一点水喝？

她那干枯的嘴唇颤动了一下。

二

“孙主任，你看，陆大夫说话了！”一直守在病床边的姜亚芬轻声叫了起来。

眼科主任孙逸民正在翻阅陆文婷的病历，“心肌梗塞”四个字把他吓住了。他显得心事重重，摇了摇苍白的头，推了推架在高鼻梁上的黑边眼镜，不由联想到在他这个科里，四十岁左右的大夫患冠心病的已经不是一个了。陆文婷大夫才四十二岁，自称没病没灾，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心脏不好，怎么突然心肌梗塞？这多么出人意料，又是多么可怕啊！

听到姜亚芬的喊声，孙主任转过高大的、有些驼背的身躯，俯视着面色苍白的陆文婷大夫，只见她双目紧闭，鼻息微弱，干裂的嘴唇动了一下，闭上了，又翕动了一下。

“陆大夫！”孙逸民轻轻地喊了一声。

陆文婷又一动不动了。她那瘦削的浮肿的脸上没有一点反应。

“陆大夫！文婷！”姜亚芬低声唤着。

陆文婷依旧没有反应。

孙逸民抬头望着阴森森竖在墙角的氧气筒，又盯着床头的心电监视仪。当他看到示波器的荧光屏上心动电描图闪现着有规律的 QRS 波时，才稍许放心。他又扭过头看了看病人，挥了

挥手说：

“快去叫她爱人来！”

一个中等身材，面目英俊，有些秃顶的四十多岁的男同志跑了进来。他是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守在床边，没有合过眼，刚才孙主任来，劝他到病房外边的长椅上去歇一会儿，他才勉强离开。

这时，孙逸民忙闪开床头的位置，傅家杰过来，俯身在陆文婷的枕边，紧张地盯着这张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又变得那么陌生的白纸一样的脸。

陆文婷的嘴唇又微微动了一下。这无声的语言，没有任何人能听懂，只有她的爱人明白了：

“快拿水来！她说她渴！”

姜亚芬赶忙递过床头柜上的小瓷壶。傅家杰接过来，小心地绕过输氧的橡皮管，把壶嘴挨在那象两片枯叶似的唇边，一滴一滴的清水流进了这垂危病人的口中。

“文婷，文婷！”

傅家杰喊着，他的手抖着，瓷壶里的水珠滴到了那雪一般惨白的脸上，她似乎又微微动了一下。

三

眼睛，眼睛，眼睛……

一双双眼睛纷至沓来，在陆文婷紧闭的双眸前飞掠而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明亮的，浑浊的，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在她四周闪着，闪着……

这是一双眼底出血的病眼，

这是一双患白内障的浊眼，